

小小说

最动听的音乐

■袁省梅

常小俊出门时，媳妇的话从厨房里钩子样扯住了他，你这儿撂下碗就拔脚，记得今天是啥日子吗？常小俊给媳妇说，上周跟厂长商量的为涧底村解决岗位的事，今天他必须去村里找张书记沟通一下。

是这样的，当地政府安排企业与村子结对子，以便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帮助有工作能力的人就业。常小俊所在的焦化厂跟涧底村结了对子，他这个后勤科科长成了主要联络人。一年多来，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去涧底村，当然也帮涧底村做了几件事，比如硬化了村子通往各块庄稼地以及各块庄稼地之间的路，帮村民采购、栽种了花椒树、槐米树等经济作物……

常小俊的心里七七八八的事情压下一件又起来一件，急得想去赶紧把事情都解决了，媳妇的唠叨却像水样漫延开来且有没完没了的架势。媳妇说平时你忙得不顾家，每个周末还要去涧底村，我都不说你，我带儿子去学二胡学游泳补习英语，你说我说过你一下吗？今天，你还要去……

常小俊倏地想起来了，今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啊。他就过去抱了下媳妇，晃晃手里的车钥匙，要不，你跟我涧底村一日游？媳妇不高兴地她没有那份闲情，吩咐他早点回来。一扭头，常小俊已经不见了。

涧底村，这个藏在吕梁山皱褶里的小山村，常小俊每次来，都会莫名其妙地激动。怎么说呢？这里曲里

拐弯的小巷子，高高低低的砖瓦房，黑灰瓦上灰绿的瓦松，飞飞落落叽叽喳喳不停的鸟雀，还有那些土院子里的小菜园子、核桃树、枣树……他都喜欢。记得他第一次来涧底村时对陪他的张书记说，就是这石板缝挤出来的野草，在城里人的眼里都是诗和远方，是他们心心念念的风景啊。老张书记嘿嘿一笑，却说，咱可不能只做别人眼里的风景，要想办法让咱村人富起来，去看看别人的风景才好哇。张书记说得轻巧又随意，常小俊却听出了话里包含的希望和期待。面对这个紫红脸膛、满脸皱纹如老柿树皮一样的老书记，他的脸红了。

常小俊把车开到村委会前的小广场，下了车，进了村委会的会议室。推开门，就见老张书记手上夹着烟，面前烟灰缸已如小树林般站满了烟头。看见他来，老张书记招手叫他坐过来，说道，焕子和来年几个的槐米去年秋上没出售，想等个好价钱，哪想到今年过了清明，天就热成个这鬼式子，再不出售，生了虫就竹篮子打水空忙一年了。这不，我正给他们联系哩，还有咱红薯加工厂，今年疫情弄的，不能零卖了，得多联系个超市，常科长，你有啥好办法没？

常小俊说，回头跟厂长商量一下，把粉条粉丝给厂职工食堂送些。上月送的吃完了？

没有，咱不能一天三顿给职工

吃粉条吧。

老书记笑笑，那是，那再送些不也在你那压着嘛。

常小俊拍拍手机说，现在时兴手机直播带货，要不咱也试试？

老书记乐了，那是，常科长您年轻又见多识广，帮咱村搞搞？

常小俊答应书记琢磨一下，心下却嘀咕又给自己揽下一档子事，转眼又埋怨自己不该有这种想法，组织叫他来涧底村，不就是帮老百姓解决困难吗？

老书记高兴地说下午咱就召集支委开会讨论下，这要办成了，咱不光卖个粉条吧，咱还可以卖老百姓的核桃、枣、荆条筐吧。

常小俊学着老书记说，那是。说完他俩都笑了。

说着话，老书记就问起了厂子解决岗位的事。老书记说，常科长啊，这几天我一直在琢磨这事，也问了问咱村人，觉得还是欠妥。

常小俊叫老书记放心，说是这件事厂长非常支持，已经跟营销部、吨包车间主任开了会，扩展吨包加工业务，增加十来台机器，专门给咱村人上岗用。

老书记把手里的烟蒂使劲摁在烟灰缸里，喝了口水，说，我寻思着能把车间开在咱村最好。

啥？常小俊的眼睛瞪大了，把车间开在村里？他吭地笑了，这怎么可能？这要给厂子增加多少费用和麻烦？

那是。老书记说着话，又从烟盒抽出一根烟，点了，吸了一口，说道，可是你想想留在村里的人哪个能撂下家去厂里上班？车间开在村里的话，咱人把家招呼了，地里的庄稼照管了，还能把钱挣了，一举多得。

老书记的想法有道理啊！常小俊心说自己这个媳妇嘴里的“涧底村人”，说到底还是没有把自己当涧底村人，没有实心实意地为涧底村人做事。他的脸腾地烧开了，对老书记说，回头我跟厂长汇报一下，毕竟要多些费用，还有安全、消防、质量等等问题。不过老书记放心，我们厂长一直很支持咱村的工作。

那是！老书记把烟摁到烟灰缸里，叫常小俊跟他吃饭去。老书记说，你媳妇去城里带孙子了，我给咱做擦疙瘩吃。

常小俊和老书记走出来，老张书记指着广场西边的几间排房说，如果可以的话，这几间空房子就可以做车间。

原来，老张书记把一切都想好了啊！他哪里还有闲心吃饭，他应该马上回去向厂长汇报，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事定下来。如果这里建起了车间，当机器“嘎嘎嘎”的声音响起来，和着这里啁啾的鸟声，徐徐的风声，还有老人的说笑声，小孩子的玩闹声，一定是这个小山村最动听的音乐。

百姓记事

深秋的河东大地，树叶泛黄，硕果飘香。一个雨过天晴的上午，临猗关汉卿戏曲文化研究会几位成员在会长卫立业的带领下，前往运城专程拜访著名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兰大师。

王秀兰是著名的蒲旦大师，她演唱委婉大方，表演细腻逼真，嗓音清脆，咬字清晰，韵味醇厚，声情并茂，唱做皆优，尤以做工见长，深受观众喜爱。代表剧目有《杀狗》《少华山》《燕燕》《卖水》《西厢记》《藏舟》《送女》等，尤其是1958年与老一辈艺术家阎逢春、张庆奎、筱妮娜、杨虎山等联袂拍摄的蒲剧电影《窦娥冤》，一经上演，轰动全国，影响至今，成为蒲剧史上的里程碑。

大家都是从小看王老的戏长大的，一听说要拜访王老，都很激动。提前三天，卫立业就对拜访王秀兰大师提前作了精心安排，由王老的老搭档、眉户表演艺术家、研究会名誉会长李英杰电话联系王老的儿子，约好相见时间，确定了谈话提纲。因为王老已90岁高龄，所以商定谈话不超半个钟头。

近一个小时的车程，一行人到了王老家里。一进院子，满目青翠，院子西面一畦长方形的花台子中间一棵梧桐挺拔而立，蒲葵、吊兰、君子兰、石竹等各种盆栽花木簇拥在周围，繁茂碧绿，充满生机。

在会客厅，王老会见了大家。她衣着极为普通，穿一条老式花棉裤，一件紫红色休闲棉衣，尽管已满头银发，听力稍差，腿有不便，但精神气质很好，思维清晰，说话流畅，全然不像90岁高龄的人，她清亮的声音、炯炯有神的眼睛还能让人感受到这位老艺术家当年在舞台上的风采。一听说我们是临猗关汉卿戏曲文化研究会的，老人十分高兴，和我们拉起了家常。她询问我们各自的年龄，问我们是哪里人，身体可好。李英杰老师一予以介绍。窗外虽已经带有些许寒意，屋子里却是欢声笑语，暖意融融。来之前，我总以为这样一位成就辉煌、德艺双馨的蒲苑泰斗，肯定不苟言笑，难以接近，及至面晤交谈后，发现她居然如此和蔼慈祥、平易近人，让人没有一点拘谨感。

卫立业会长、关英才副会长代表研究会为王老送上了礼品，祝愿王老健康长寿。接着向王老汇报了研究会对接关汉卿的研究情况，最近在临猗关原头发现了一本记载关汉卿籍贯的家谱，家谱记载关汉卿是临猗人。王老激动地说：“是吗，关汉卿还是咱老乡？”卫立业又将研究会编印的《从临猗走出的戏剧大师关汉卿》一书送给王老，并指着书中当年《窦娥冤》演出海报——王老和蒲剧大师阎逢春的剧照让王老看。王老兴奋地接过赠书，连声说：“好，好，《窦娥冤》是关汉卿戏剧的杰作呀！”

一提起蒲剧电影《窦娥冤》，王老便打开了话匣子：1958年是元杂剧奠基人关汉卿诞辰700周年，省领导决定排一部纪念关汉卿的戏，在全国选剧种，并且要拍成电影，任务交给了长春电影制片厂。长

拜访蒲剧大师王秀兰

■宋高立

守望初心。

据王老介绍，蒲剧《窦娥冤》电影拍了几个月，取得很好的效果，亚马厂长后不停地鼓掌，台下观众哭成一片，有的甚至还哭出了声。因为太悲伤，为了调节气氛，让观众轻松一下，导演便决定加一个谢幕的镜头，“观众一看又笑了，悲伤的气氛一下缓解了，导演点子真高明呀”。这不由让人回想起蒲剧电影《窦娥冤》最后一场戏，贪官昏棍一正法，剧情结束，随着一曲悠扬轻快的蒲剧音乐，已成鬼魂的窦娥飘飘然从天而降，等落到地面那一刻，由“鬼”变人，王老着红裙面带微笑对着观众三次点头致意，这个余味无穷的谢幕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老80年演艺生涯中，获奖颇多，多次进京演出，1952年在全国戏曲会演中就曾以演出《藏舟》获得演员二等奖，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0年，在中央戏剧研究院培训班学习时，她与常香玉、袁雪芬、红线女、蔡宝华等全国知名演员受邓颖超大姐之邀做客总理家中，受到总理的热情赞扬和鼓励。王老真不愧是蒲剧的光荣、临猗的骄傲。

原计划半个钟头的会见，不觉已过去了近1个小时。考虑到王老高龄，前来探望老师的王老的高业弟子吉有芳老师帮我们和王老拍了合影留念照，我们又便与王老依依告别。路上，耳际似乎又响起蒲剧电影《窦娥冤》里窦娥怒斥天地鬼神那满腔悲愤、震撼人心的唱腔：“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哪，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至味清欢

猪卷肠

■梁冬

新绛县老字号“梁成泰”肉食店时常是顾客盈门，这是人们对舌尖上的美食——猪卷肠的一份厚爱。多年来，人们认的就是“老字号”的手艺，品的是“老字号”的传统风味。

新绛猪卷肠始于清代中期，距今已有230余年的历史，尤以西庄村抗战老兵梁成泰家传的猪卷肠最为闻名。梁成泰抗战胜利后回到家乡，子承父业，从事猪卷肠的加工生产。那时候，他们以精选新鲜猪肾、肝、脾、肺、肠，经过清洗、浸泡，配盐、味精及多种天然香辛料，再按比例大小切块整好，用韧长猪肠密密缠绕，形成一个中间鼓起的仿锥形肉团，再用陈年老汤高温烹制。猪卷肠外观呈酱红色或红褐色，肉皮油亮，红中透紫，香味四溢，用刀切片后，内部为粉红色，口感绵烂利口，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其味浓郁喷香，回味无穷。猪卷肠食用时做法简便，用刀切成方块、薄片、三角片凉拌，佐以陈醋、蒜泥，吃起来香味爽口，油而不腻，别有一番风味。有的人家还用卷肠烩豆腐，作为一道汤菜，喝起来同样美味。猪卷肠深受人们喜爱，新绛人出门走亲戚或逢年过节都忘不了特产猪卷肠馈赠亲朋好友。

在“梁成泰”猪卷肠作坊，传承人梁志斌向我们讲述了其猪卷肠长盛不衰的秘诀。他们的加工作坊高挂着“精工细作，一丝不苟”的标牌，员工们一入职就会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在做工上严谨细致、精益求精。有年前，企业生产设备更新，产量增加。有的员工产生了“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想法，减少炖煮时间。梁志斌察觉后立即制止，教育员工说“减少炖煮时间，就不能使饱和脂肪分解、胆固醇降低”，使员工打消了投机念头。在经营上，梁志斌更是讲诚信，守信誉，作出了“不让一个

不合格的产品走出厂门和门店”的承诺。一次，有一个环节出现了纰漏，有了瑕疵，梁志斌发现后，立即把这批产品销毁，已批发出去的立即召回，并加倍返还新的猪卷肠。销售商知道这一情况后，纷纷赞扬他们的信誉。为适应市场需求，梁志斌还无私地向亲友传授技艺，亲友们也开了门店，更使得“梁成泰”老字号猪卷肠，销往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太原等十多个城市，甚至远销海外。

在梁志斌家里，我们不仅品尝了猪卷肠的美味，而且还观赏了猪卷肠的制作工艺。同时，他还给我们展示了猪卷肠烩豆腐操作技艺。上好的西庄猪卷肠，配用当地的泉掌豆腐，这两个就是绝搭。梁志斌围案而坐，一刀一刀，将包好的猪卷肠切成大小均匀的丁丁，又将泉掌豆腐切成小方块。只见他横切竖切，高超的技巧、熟练的刀法让人观来颇为享受。两样原料准备好之后，就开始烹制猪卷肠烩豆腐了。水烧开，先是将猪卷肠放到锅里，猪卷肠虽然是熟食，但也得好好煮一会才能确保出味儿，随后把豆腐放进去煮。空气中香味飘溢，嘴里咽着口水，肚子里饥肠翻滚。锅面上泛起了白沫，那是猪油的痕迹，梁志斌用勺子撇过白沫，然后放入食盐、味精、十三香等调料，最后一道工序是勾芡。加粉面子是关键，粉面的比例必须恰到好处，多了少了都会掩盖猪卷肠烩豆腐的颜色，不能做到色泽明亮。梁志斌边做边讲，很快一碗热腾腾的猪卷肠烩豆腐就出锅了，白的葱丝、绿的香菜漂在上面，绿白分明，香味四溢。吹去热气，吸溜一口，既夹杂着卷肠特有的味道，又有豆腐的清香，有幸得而食之者不禁脱口而出：“真好喝！”

鹤雀楼

盐湖八“俊”

范力摄

云烟深处

盐池上的那条跨湖大道

■王志英

河东盐池，宋朝叫解池（一直沿用到1967年），后来叫盐池，1985年才开始叫盐湖，总面积约130平方公里，曾经是闻名全国的化工基地之一。

早在5000年前，“河东盐池”一带就是蚩尤的根祖地，他率领九黎部落联盟，生活在这里。

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谁控制了盐池就等于控制了其他部落的生存命脉。因此，争夺盐池就成了部落之间的必然之战。

为了争夺盐池，相传黄帝、炎帝和蚩尤打了72次战争，最终蚩尤战败，被生擒活捉，身首分离，埋葬在刘范村的“蚩尤冢”内。其部落也四处逃散，甚至逃到很远的云南、贵州等地的高山中生活。

胜利者黄帝和炎帝也像蚩尤部落一样在盐池捞盐，并将盐发往各地。到了汉代，盐池产的盐已远销豫、鲁、冀、甘、陕等地。

由于晒盐需要，盐池中建有許多小池，池与池之间有许多酷似田埂的窄路。虽池埂如织，但在运城与池南之间却没有一条直通的大道。

近代，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盐池二厂以南，渐渐出现了一条将池间小路串连起来的羊肠小道，虽然

这条小道又潮又弯、凹凸不平，但总算将运城和池南沟通了。从此，两岸人民相互往来方便了许多，再也不需要取道几十里以外的解州或东郭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随着时代的发展，两岸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山货需要进城，农资需要下乡，“一路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就成了盐池两岸人民日思夜想的愿望。

终于有一天，时任地委副书记王国英过问这事了。

那是上世纪70年代，王国英一上任，就带领运城人民干了两件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大事：一是组织地县两级干部凭着人挑车运，开展义务劳动，在池神庙南和柏口窑之间填湖造路，修成了一条运城至柏口窑的沙石大道，圆了盐池两岸人民的千年“路梦”；二是历时两个多月，在池南打了数眼深井，并沿跨湖大道埋设管道，在盐池三厂附近建提水站等，将池南的“贡水”引入运城，力求改变供水质量。

后来，为满足经济迅猛发展的需要，政府又将通往池南的跨湖大道的沙石路面铺设成了柏油马路。

正是因为有了这条路，政府才在中条山上建成了“凤凰谷森林公园”，南风集团才在柏油马路东开设了“中

国死海·运城盐湖景区”，关公故里常平村南的关公影视城也落成了，方便群众的21路公交车之后也开通了……

2000年撤地设市后，市委、市政府从打造旅游大市出发，对这条路进行了拓宽改造，铺设了“运城市区—中国死海—常平关帝庙—解州关帝庙”的旅游大道，池南农民工从中受益成了城市建设的主力军……

其时，我的孩子也在池南西姚村办了一个小工厂，我也就成了穿行在跨湖大道上的常客，来来去去，去去回回，看不够的银波万顷，望不尽的浩渺水池，芦苇湿地环绕，水禽候鸟簇聚，微风起兮，湖水涟漪，天光山色，美不胜收……

2006年秋冬，市委、市政府又投资维修了跨湖大道。说是维修，其实是重修。

2009年是我市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比较严重的一年，但市委、市政府仍不惜重金新建和扩建了跨湖大道，既削减了两头坡势，又大幅度加宽了路面。当时，我们站在跨湖大道北端向南眺望，只见50米宽的大道笔直地伸向远方，两序风力兼太阳能的路灯电杆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望不到尽头，两条绿化带、

四行绿化树木犹如少女颈上的彩色丝带，一下子把百里盐湖装扮得大气、洋气起来。

后来，市委、市政府又根据旅游发展的要求，更换了跨湖大道的路灯式样，改变了绿化布局，建成了死海对面的“宽阔广场”等，让人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觉，特别是在夜晚，风力兼太阳能路灯或后来更换的宫灯式路灯犹如天上银河中的群星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三五成群的人们，在灯光之下，或漫步在人行道上，或笑谈于绿树之间，阵阵凉风袭来，直沁人们心田，让人们流连忘返，也让行走在跨湖大道的人们洒脱了许多，自豪了许多……

2021年5月，我市又在中禁门的原址上，新建了中禁门，中禁门的城墙里又开辟了“河东池盐博物馆”，为繁荣运城池盐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也为跨湖大道的起始点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跨湖大道的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差到优，从简到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历届运城市委、市政府、南风集团历任领导和运城市文旅局“执政为民，情系于民，处处为民”的民生理念，力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河东大地……